

开展奥林匹克教育必须持之以恒

熊斗寅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062)

第 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 2022 年 2 月 4-20 日在北京市和河北省张家口市联合举行。这是我国继北京奥运会和南京青年奥运会后第 3 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 这在国际上也是不多见的。在申办冬奥会时, 因为我国地处温带, 并非冰雪国家, 同时我国冰上运动开展较晚, 水平不高, 为什么要申办呢? 后来我想, 奥林匹克精神历来主张参加比取胜更重要, 我们申办是为推进奥林匹克运动, 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和开展奥林匹克教育; 同时也是为宣传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促进世界和平, 让世界人民更好了解中国。虽然我们为此要付出代价, 但也是值得的。

有些朋友可能对冬季奥运会的来历还不太清楚,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Picere de Coubertin)在恢复古代奥运会时, 根本没有考虑冬季运动项目, 因为古希腊奥运会是没有冬季项目的。有两件事改变了他的初衷。一是 1908 年奥运会增加了花样滑冰比赛; 二是 1920 年奥运会加入冰球比赛, 这两项比赛出乎人们的意外, 观众甚至感觉比夏季项目更有吸引力, 于是顾拜旦动了心, 他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上提出举办冬季奥运会的构想, 获得大家赞同。但节外生枝, 北欧冰雪发达国家表示反对, 他们要举办北欧运动会, 拒绝参加冬奥会。经过 1921 年和 1922 年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讨论通过并说服了北欧国家代表, 终于使冬季奥运会得以实现。1925 年第 8 届奥运会在法国举行, 同时在法国夏蒙尼举行了冬季奥运会, 但没有和夏季奥运会分开, 统一记分, 名称为第 8 届奥林匹亚冬季运动周, 直到 1925 年国际奥委会第 24 届年会上追认这是第一届冬季奥运会。每 4 年举行一次, 和夏季奥运会相间举行。

1 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是教育

顾拜旦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理想主义者。他出

身贵族男爵世家, 自幼爱好体育。他父母希望培养他成为外交官或军官, 但他热衷于教育。他到英国和美国考察教育制度, 发现英国中小学开设体育课, 实行德智体全面教育, 他大为欣赏。于是在 1888 年和 1889 年两次发表著作, 鼓吹英国教育制度, 并希望法国和其他国家也要效法。后来他到希腊访问, 考察古代奥运会的旧址奥林匹亚, 看到古代奥运会不仅是祭祀诸神, 而且对整个社会有教育意义, 于是萌生了恢复奥运会的大胆设想。他历经千辛万苦, 并几乎倾家荡产, 终于在 1896 年在雅典成功举办了第 1 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他的奥林匹克理想就是要通过奥运会团结全世界青年, 对他们进行教育, 为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而奋斗。

《奥林匹克宪章》是国际奥委会制定的法规, 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法, 关于奥林匹克教育, 《宪章》的基本原则第 6 条规定: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 通过开展没有任何歧视的体育活动, 按照以友谊团结、公平竞赛和互相理解的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青年, 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一条说的非常清楚, 通过奥运会的比赛来教育青年以实现奥林匹克理想。我们世俗的理解与奥运理想大相径庭。我们不少人把奥运会看成一次综合性运动会, 最关心的是胜负而不是教育。顾拜旦早说过, 世界锦标赛不是奥运会, 奥运会必须要和文化教育相结合。

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在我国出版第一部《奥林匹克运动》教材时在序言中说: “离开了教育, 奥林匹克主义就不可能达到其崇高目的。”这位为奥林匹克运动奋斗一生的人物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深刻体会, 值得我们深思。

我认为, 如果我们仅仅轰轰烈烈举办奥运会而忽略奥林匹克教育。奥林匹克理想和奥林匹克精神就不可能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就像韩国朴信灼教授来华时

不无感叹地说，汉城奥运会结束了，一切就烟消云散。大家想想，北京奥运会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我在教学中给同学们一个简单的公式，说明奥林匹克运动的性质：奥林匹克运动 = 体育+文化+教育。

我国体育理论界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概念作如下描述，已获得大多数学者认同：奥林匹克运动是以体育为载体，以教育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运动。

这样认识有很多好处，首先符合奥林匹克宗旨，概括了体育、教育和文化的关系，也说明它的活动性质。这对于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有积极意义。

我们知道，奥林匹克主义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理论基础。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功能也有明确的规定。《宪章》基本原则第7条是这么说的：“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并使之均衡发展的人生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相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这一论述揭示了奥林匹克教育在树立人生哲学即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两方面的积极作用。

2 重温顾拜旦关于奥林匹克教育的教导

顾拜旦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关心对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的正式报告中，他说：“多年来我曾研究过英美青年的学校生活，虽然我可能在许多方面批评英国公学进行的教学，但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体魄和品质所提供的有力教育。我们可以把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不列颠巨大的发展大部分归功于这一教育。这是适应现代社会对希腊文明最独特的应用，是体育成为德育工作的要素。”1908年在英国政府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著名演说中指出：“体育具有高度的教育价值，是人类追求完美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08年在《双周评论》发表文章又指出：“奥运会是使我们年青一代进步和健康的基石。”1912年在斯德哥尔摩第5届奥运会的闭幕式上说：“首先人们必须高度意识到，体育能够而且必须在现代民主范围内追求双重作用，即从古代体育继承下来的人体平衡作用和中世纪骑士精神继承下来的社会教育者的作用。”1920年他在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致辞：“今天对金钱的贪婪导致万恶横流，煽动可耻的破坏，现在危及那些牺牲者的勇敢和英雄主义所赢得的自由时，当良心偶然失去公正时，当忠诚似乎被削弱时，当务之急应该开办一所实践骑士精神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青年们将懂得竞赛胜利依靠顽强拼搏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依靠正直和忠诚的无私奉献。这所学校就是体育运动。”1920年在比利时《体育画刊》上发表文章说：“第7届奥运会的贡献在于：它向世界表明，已恢复

的现代奥运会表明在加强教育、道德和社会朝气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勃勃生机。”1927年他发表《告世界青年书》中说道：“在我们这个充满如此多的机会，但也遭受如此多的堕落危险的现代世界里，奥林匹克主义可以成为培养道德高尚和心灵纯洁并锻炼身体耐力和力量的学校，但是，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们要不断把你们的荣誉和公正提高到你们体力的水平。未来属于你们！”

我们仅从顾拜旦的这些教导中可以看出他对教育的重视和对青年一代的期望。同时我们进一步理解他恢复奥运会的目的是从教育出发的，这也说明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要发愤图强，不受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混乱的影响，这对我们也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3 奥林匹克教育的特殊性及其内容

奥林匹克教育与一般的学校教育不同，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可以把奥林匹克教育分为两个层次或两大领域，一是专业教育，一是社会教育。

1) 奥林匹克专业教育。

国际奥委会的《宪章》规定，每个国家奥委会应建立奥林匹克学院专门从事奥林匹克运动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国在部分体育院校已开设这一课程并招收学位研究生。记得在我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韩国朴信灼教授来华访问，他是汉城奥运会的领导人之一，我和北京体育大学任海教授接待他，在交谈中他热情地建议在山东曲阜孔子家乡建立奥林匹克学院，理由是儒家学术和奥林匹克理论有许多相同之处。儒家的仁爱忠恕和礼义廉耻，在奥林匹克精神中也有所体现。

我认为开展专业奥林匹克教育首先必须建立奥林匹克学，这个问题我在在职时呼吁多年，始终未能实现。一般国际惯例，成立学科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该学科有国际组织和国际学术会议，国内已开设课程，有审定教材，有专门从业人员并有著作。这一切我们都已具备。申办奥运会期间，由北京体育大学任海教授牵头，组织上海、天津、广东的体育学院的体育理论老师和我参加了这一工作。历时一个月完成《奥林匹克运动》教材，萨马兰奇逐篇写序，他特地来华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发式，同作者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并表示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奥林匹克运动的教材。所以说建立奥林匹克学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我认为，奥林匹克专业课应由教育部作出规定，所有体育院校和师范大学体育院系都要开必修课。不仅如此，所有从事体育工作的各级干部也需要补课。

我曾经在国家体委党校做过两次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报告,对象都是处级以上干部,他们听完后对我说,我讲的和他们理解的不一样。我说这就对了,如果一样还要我讲什么。我就是强调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是教育,他们听了感觉很新鲜,因为他们之前满脑子都是金牌。

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以及场地工作人员都要补上这一课。不仅如此,新闻媒体也要换换脑筋,改变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认识。赛场上的胜负应该报道,但引导人民大众不是仅仅看比赛还应该同时受教育。但实际上对什么是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理想、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教育很少报道。对他们开办讲座,让他们懂得奥林匹克学的基本知识。

开展奥林匹克教育,师资是个大问题。目前专门从事奥林匹克教学的老师屈指可数,一般由体育史或社会学的老师兼任。目前已有一批奥林匹克学研究生,动员他们从事这一教学工作,是义不容辞的。我相信,随着体育院校和师范大学体育院系普遍开课,师资不会成为问题。

2) 奥林匹克社会教育。

如上所述,奥林匹克教育有它的特殊性,它的教育方式不限于在课堂教学,而是一种广义的教育,渗入社会生活,内容丰富多样,层出不穷。

2018年元旦是顾拜旦的诞辰,北京组委会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一次大型纪念活动,参加的有国际奥委会的代表,组委会成员和部分学者,会议分为学术报告和行政发言两大部分。我和北体大的任海、卢元镇、孙葆丽应邀参加学术报告。我报告的题目是“顾拜旦的不朽诗篇《体育颂》”。有趣的是,在我报告后,由北京少年宫的小朋友上台用中、英、法文朗诵了《体育颂》。这个场面令人兴奋,这时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据后来了解,读英文的小男孩爸爸是外交官,读法文的小姑娘妈妈是法国人。当孩子们听说我是诗的译者,纷纷围着我要求签名。我当时真激动的热泪盈眶。我想要是顾拜旦在场,看到这一情景,一定感到十分欣慰。

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有许多中学开展了奥林匹克教育。我住的小区隔壁就是原崇文区的重点中学广渠门中学,他们对体育比较重视。我去参观过一次,走进校门,露天长廊上树立一排历届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半身雕像,栩栩如生。墙壁上张贴了中国运动员在历届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和有关语录。一进门就感到

奥林匹克教育的气氛。据该校体育老师介绍,他们在体育课上讲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和优秀运动员的事迹。据说北京市规定有条件的中学要给学生讲述奥林匹克知识。有一次我乘车经过光明路的光明小学,发现校门围墙上新油漆了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6个大字,过路人都能看清。这是原来巴黎一所中学的校训,顾拜旦很欣赏,把它作为奥林匹克格言,催人不断向上。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电视台每天清晨的开始曲就朗读顾拜旦的《体育颂》;他们还组织一系列奥林匹克节目,我和孙葆丽、侯耀华应邀参加过一次,内容是漫谈奥林匹克运动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也举办了特别节目,由我撰写了奥林匹克讲座12讲,每天广播两次。

各媒体报刊都纷纷约稿,我先后接受《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采访并发表文章。同时在《中国学校体育》和《体育与科学》杂志发表奥林匹克运动系列讲座。那一时期,我除了本职工作外,社会工作忙的不可开交。当时热了一阵子,等奥运会结束了,宣传工作也就偃旗息鼓了。我连续发表几篇关于坚持奥林匹克教育的文章和建议,强调奥林匹克教育要坚持才能使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扎根,但似乎遭到冷落,我本人颇有壮志未酬的感慨。

奥林匹克运动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国际文化运动。我国几经周折,终于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积极成员并做出了极大贡献。国际奥委会领导人多次赞扬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所作出的贡献。2022年冬季奥运会将在我国举行。这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关怀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一定会办好这届冬奥会。

我们都知道冬奥会的规模和夏季奥运会不能相比,因为除了北欧国家冬季运动开展较普遍外,其他只有欧美少数国家可以参加,亚洲只有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有可能参加,人数较少。但它的一切规章制度与夏季奥运会没有区别。我们同样要在冬奥会进行一次奥林匹克教育和宣传活动。

成立奥林匹克学院,建立奥林匹克学,这是关系到坚持奥林匹克教育的关键。我希望中国奥委会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同时希望我国年轻学者把这一任务担当起来,不辜负老一辈对你们的期望。